

“大雄无与并 苍浑莫之先”

——试谈《李自成》的艺术风格

徐传武

风格是作家成熟的标志。姚雪垠计划写五卷、三百多万言的长篇历史小说《李自成》，虽然还只出版了两卷、一百多万字，可是这部书卓著的艺术成就，成熟的艺术风格，同它深邃的主题思想一起，已经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瞩目与喝彩。

说起《李自成》的艺术风格，使我想起了董必武同志游黄山望天都峰的诗中的两句：“大雄无与并，苍浑莫之先”。这用来形容《李自成》的风格是十分妥切的。

这部书在整个气势上，大起大落，大开大阖，横云断岭，波澜起伏，显示出一种雄浑和宏伟的艺术格调；而落笔处却又极工细，多彩、富有变化，对特定环境中的人物、事件、生活场景等细节，都给以精雕细刻、浓墨重彩的描绘。从而非常巧妙地溶粗犷和细密，紧张和舒缓，大刀阔斧和细针密线，细节的真实性和情节的生动性为一体。浑成而不拘谨，细腻而不纤弱。洋溢着一种“浑化无迹，气势充裕”^①的雄浑风格和激昂、悲壮的旋律。不愧是一部农民战争的英雄史诗。

艺术风格是文笔对题材性质的切合，渗透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各个部分，体现在思想和艺术的统一之中。不同的艺术风格，常从不同角度，使用不同色彩的语言，采用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，来揭示主题，塑造人物，反映现实。

《李自成》是以明末农民大起义作题材的。书中义军马侠王长顺说过这样一段话：“可惜就没有替穷百姓说话的书，也没有一本教老百姓如何造反，如何打尽天下不公平的书。那书应该记下来前朝古代许许多多造反英雄的故事，男的女的都有，读起来很动人，把他们如何成功和如何失败的大事写得明明白白，叫后人知道哪些该学，哪些该戒，哪些该防。”而《李自成》可以说正是这样一部具有巨大的思想意义、艺术地揭示出农民战争成败经验及其历史运动规律的教科书。为此书中汇纳进了非凡的历史容量，描绘出颇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，塑造了众多的形形色色的人物。在长篇小说中，规模这样宏大，反映的生活面这样深广，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是罕见的。与之相适应，我们看到作者那如椽大笔，是那样挥洒自如，气势磅礴。真象有人称赞的：“字挟风雷平地起，文翻波浪破天荒”^②。

姚雪垠为了建造好这幢宏伟的艺术大厦，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表现了相当高明的手段。整部大书的开篇，不先写李自成而从明朝廷写起，这样利于揭示全国的形势和人多事繁的剪裁，便于迅速接触造反和镇压这对主要矛盾，有助于深化这对主要矛盾所体现出来的主题，据说还与全书结束时的尾声遥相呼应。为适应表现主题的需要，作者采用多线条推进的复线

结构，把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巧妙地交织在一起，并把李自成的革命活动分成若干阶段，从而把这部大书按阶段分成卷，每卷有个既能深化主题又相对独立的分主题。第一卷写革命低潮时期，第二卷写革命转变时期，第三、四卷写革命节节胜利，第五卷写胜利后又急剧失败。每卷又根据内容需要分成大、小不等的若干单元。单元之间，采用一种大开大阖、大起大落的组接法。如第二卷十个单元，开始是商洛山保卫战，顺着下去应是突围到鄂西，但笔锋却转到开封救金星，接着却是杨嗣昌出京督师，下面又写张献忠，然后才是突围到鄂西；顺写去应是闯王入河南，但却是紫荆内外，然后才写星驰入河南；接着却又从李岩写起，后面两个单元才又把笔墨倾注到李自成义军身上。每个单元内也多采用这种灵活变化的手法，“方看惊涛奔急峡，忽随流水绕芳坡。”^⑨如张献忠一伙箭拔弩张地设计害自成的紧锣密鼓中，却又插入了李自成带众将欣赏山景的轻音乐。使人如游历名山大川，感到千嶂竞秀，万石峥嵘，富有变化而又蔚为壮观；时有峰回路转，柳暗花明之感，出人意料，引人入胜，忽儿叫人提心吊胆，忽而叫人喜出望外。这风格似突兀而实自然，于雄浑中又见从容。

书中写了封建统治者和义军、统治阶级内部、各支义军间和民族间等几对大矛盾。这部书的前几卷都把义军和封建统治者作为主要矛盾，只到第五卷崇祯垮台后才能转换成清、顺间的矛盾。这主要矛盾就是这庞大建筑的中轴线。而每卷每单元又设置主要故事情节为主骨架。如商洛山保卫战以王吉元诈降，李自成设防，石门谷平叛，刘宗敏赚敌，李过坐镇清风垭，高夫人督战莲花峰，慧梅负伤，义军全胜为主骨架，组织了形形色色，大大小小的好多故事。有了这条中轴线和一些骨架，就把一些似乎没有关联的故事有机地联结在一起。虽森罗万象，应有尽有，但却不枝不蔓，浑然一体。

《李自成》的风格也从塑造的人物形象特别是主要人物身上显露出来。写才子佳人的戏难以雄浑悲壮，写金戈铁马的戏也不宜秀雅隽永。这部书中李自成是那样眼光睿智，襟怀开阔，气度恢宏，刘宗敏是那样坚强勇敢，粗犷严厉，性如烈火，张献忠是那样剽悍顽强，多谋善战，机智幽默，郝摇旗是那样骁勇刚强，粗犷暴烈，直爽单纯，还有那智勇兼备，才貌双全的高夫人，红娘子、慧英、慧梅等巾帼英雄，都象泰山顶上的青松。再看那壮烈牺牲的王吉元，贺金龙、杜狗娃等，着墨不多，却动人心弦，是悲壮深沉，也是激越昂扬的。作者塑造这些英雄人物，善于把他们放到风云变幻、斗争剧烈的典型环境中，在大起大落，错综复杂的结构情节中去刻画。既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现实生活的再现，又具有强烈的理想化色彩。在英雄形象的整体感上，给人一种雄浑宏伟、悲壮激越的感觉。

作者用愤激的笔调写出了怒马哀兵的义军将士，啼饥号寒的穷苦百姓；用深沉的笔触写出了为国捐躯的卢象升等统治营垒的人物；这种风格体现在描写崇祯、杨嗣昌等反面形象身上，则表现为“粉面含春威不露”，把仇恨的心情深埋心底，笔毫暗裹严霜，不动声色地从容写去。把极度仇恨的心情灌注到雄健的笔触上，狠狠向其致命处刺去。剥去他们“宵衣旰食”、“刚毅有为”和精明干练的有为之君、能干之臣的假面，掏出他们祸国殃民的黑心肝示众。作者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支配人物，而是按照生活规律，历史可能与必然赋予人物以性格，又根据人物的性格逻辑去表现人物的行动。

当然，不能说只有这种多线条推进的，大起大落的布局才是最好的，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才是最理想的，这要因作品的主题，题材，塑造的人物形象的不同而有所区别。《李自成》的这种结构布局，形象塑造之所以被人们所推崇，就因为和作品要表现的主题，题材与人物

是相适应的。

二

《李自成》这种雄浑苍劲的艺术风格，从大处看是那样气势磅礴，汹涌澎湃，如山呼海啸；从着笔点来看，却又是那样精致入微，细针密缝。在《李自成》中，细腻的工笔既画小桥流水、鸟语花香的小品，也绘金戈铁马，惊涛骇浪的巨幅；既奏柔情似水的琴瑟箫笛，也发惊天动地的虎啸雷鸣；不但有轻歌曼舞的歌女，弱不禁风的大家闺秀，更有那众多顶天立地，叱咤风云变色的英雄。“工细何曾流纤弱，雄奇未必属粗狂”^④。

《李自成》的“细”，并不是不分轻重大小，繁繁琐琐，包罗无遗。这些“细”，都是为表现和深化主题，塑造人物形象服务的。作者所描述的那些平凡的日常生活，都是经过精心提炼了的，高度典型化了的。作者所见者真，所知者深。写人，则善于抓住人物的独特外表、兴趣、言语、行动和内心活动，通过精确生动的细节，如实地再现了三百多年前当时社会上各式各样人物的本来面貌；写景状物，也是善于抓住对深化主题和塑造人物有作用的东西，进行充分、具体、形象化的细腻描绘。特别是善于抓住重点场次，抓住容易拨动读者心弦的细节不放。细针密缝，意恐不真深。又加之文笔生动而传神，绚丽而富有变化。真可谓“妙手传神落笔细，金针绣象摄魂深”。^⑤

这种细腻的工笔画之所以显得雄浑、苍劲，还由于它在现实主义的广阔天地里张开了想象的翅膀。作者经常通过合理的想象和适度的夸张，在精雕细刻的基础上，又加以浓笔重彩的描绘和带有理想化色彩的渲染。拿脍炙人口的刘宗敏打喷嚏吓老虎和跃马过汉水来说吧，书中精细地描绘了刘宗敏睡觉的时间和环境，老虎嗅他的细节，多次对刘宗敏及其战马英勇善战进行缜密刻画，又用工笔画出了他跃马过汉水的雄姿。这种细腻的笔触，反而使这些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的故事越发令人信以为真，叫人感到虽然想象的列车在纵情奔驰，但确没离开坚实的生活基础的轨道。

作者灵活地调动各种笔墨，“云霞绮丽兼奇伟，信手采来补我衣”，^⑥使得这部大作构成既宏伟绮丽又严密精巧的艺术整体。如果说那种大开大阖、大起大落的结构布局为雄浑壮丽的格调开拓了无限广阔的天地，那么这种针脚细密的文字，也可说为这种格调充实进了丰富而实在，真实而深刻的内容，可谓“真体内充”。也可说这种绚丽多彩、富有变化的笔墨为这部作品穿上了华美的外衣，使作品不堆砌、不板滞、浑成自然而又灿烂夺目，光彩照人，因而更富有艺术的魅力。正如巍巍的黄山之绚丽多姿不唯不减其“威”，由于这丰富多彩能为其高大巍峨服务反而更增其“雄”。读来使人感到真象鲁迅所说：“譬如身入大伽蓝中，但见全体非常宏丽，眩人眼睛，令观者心神飞越，而细看一雕阑一画础，虽然细小，所得却更为分明，再以此推及全体，感受遂愈加切实”^⑦。

《李自成》的这种笔墨体现在语言色彩上，表现为流畅、生动、刚健有力而又丰富多样。写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用语，对不同的场面有不同的描绘。同是知识分子，牛金星、宋献策、李岩用语也不雷同；同是皇帝的后妃，周后、袁妃、田妃说话各具特色；其他不同阶级、阶层、不同立场的人也都有差异。文言，白话，俗语，甚至“黑话”，诗词、歌赋、灯谜、对联……，应有尽有，变化多端，五彩缤纷，引人入胜。多种文笔随着客观描述对象的转

换而转换，给风格带来了新的活跃的因素，从而更加丰富了风格的内容。有人说杜甫的诗：“扬之则高华，抑之则沉实，有色有声，有气有骨，有味有态。浓淡深浅，奇正开阖，各极其则”^⑩，我读《李自成》也有这样一些感觉。

《李自成》这种雄浑风格还表现了典型的“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”。用本民族的语言、本民族传统的艺术手法，写本民族的生活，这三句话是姚雪垠用以概括小说的民族传统风格的。姚雪垠写《李自成》，虽然广泛地借鉴了外国名著的好多好东西，洋为中用，但却始终深深扎根于本民族的肥土沃壤，表现了强烈的民族生活气息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。《李自成》的语言，不论是文言，白话，还是谚语、成语、歇后语，不论是诗词歌赋、对联、灯谜、题铭、集句，还是方言典故，都体现了民族的习惯和风貌。作者广泛地继承和创造性地运用了民族艺术的传统手法。善于从人物的行动中去表现人物的性格，从故事发展中开展对往昔经历的回忆；描写战争，详于战前的谋画，略于写实战过程；故事有头有尾，悬念引人入胜等等，我国文学固有的传统手法，《李自成》都运用得相当出色。

从内容上讲，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活、道德传统。大量的风俗画：开封相国寺风光，北京灯市，陕西米脂风俗，红娘子结婚的河南风俗；抽签，卖卜，朝山、下神……，明末中原一带的民情风俗，各阶级、各阶层的生活、精神，通过正面形象所体现出来的勤劳勇敢、淳朴善良，艰苦朴素，酷爱自由，富于革命性等中华民族的优良的品德和性格，民族气息都相当浓烈，读起来感到十分亲切。《李自成》这部具有民族风格、民族气派的好作品，是对民族优秀艺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。

三

一部文学作品，是作者的思想水平、生活积累程度和艺术经验、艺术造诣等多方条件的综合表现；风格则是这种综合表现所显示出来的与别的作家不同的创作个性，是内容和形式诸因素在相互关联、相互制约中呈现出来的成于中而形于外的东西。一个作家，要把自己思想的高度、生活的积累，才华的光彩，全部地显示出来，就必须找到最适合于自己使用力量的支点，这支点也就是作者的独特风格。

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与作者的政治修养，技巧锻炼和创作经验分不开的，是与作者的斗争经历、生活影响，性格特点等联系在一起的。各自不同的身心，不同的“慧眼”，各自不同的艺术感受和不同的驾驭艺术的手法，形成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。“邱壑旷乎襟怀，文章假之天地。”^⑪《李自成》之所以具有这样鲜明的艺术风格，得力于作者丰富的生活和斗争经历，得力于他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和用唯物主义长期孜孜不倦地研究历史，得力于他在创作上的勤奋刻苦和勇于探索，勇于创新的精神。“频年考史拨迷雾，长日挥毫起迅雷”^⑫。“风格即其人”。作者思想的广阔、高远、深邃，性格的直爽、倔强、豪迈，很自然地带来了笔力的矫健，在作品中就往往喷涌出火山爆发一般的激情，奔腾起大江大河洪流般的酣畅笔墨。“笔端虎吼带雷鸣”^⑬，“挥笔秋风万马来”^⑭。这些特点和作品的主题思想，人物形象、景物描写等结合在一起时，很自然地就凝成了这种“自成一家、横绝太空”^⑮，以雄浑激越为主调的，多样化的，富有民族色彩的艺术风格。

卢那卡尔斯基说过：“真正的大艺术作品很少是急就章。”^⑯要经过长时期的努力，才

能使杰作成熟起来。姚雪垠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了写《李白成》的雄心壮志，但由于条件的限制，一直没能着手，可他利用一切可能条件尽量为此做准备。《李白成》中闯王向战士讲授射箭经验时说过一个“二字真言”的口诀：苦练。并说：“你们莫以为这两个字谁都会说，没啥稀罕。可是做起来并不容易，天天做更不容易！”作者就是以“二字真言”的坚韧意志，下了很多硬功夫，苦功夫，笨功夫。不料却在反右中受挫折，但在这样极端艰难时期，他也不灰心泄气。看看他在这时期写出的潼关南原大战，李白成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英勇顽强的意志，坚持不懈的斗争精神，就可想而知作者是怎样坚强了。文化大革命中，他又不断地受到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摧残，迫害，但他“任从迫害不低眉”^①，“似火豪情暗自燃”^②，坚决不按他们那套“阴谋文艺”的路子走。可以说，这部书是作者用他高尚的灵魂和全部心血换来的。

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认为，作家对独特风格的探求，对一个新的生活面的开垦，对一种与众不同的描写方法的运用，还得需要一点勇气，担一定风险，付出一定代价，甚至于有可能暂时不被人们所理解。^③郭小川说：“作家要奔向峰顶，就得敢于冒险，独创风格，突破常规。”^④姚雪垠正是有了这种勇敢的创新精神，才能在《李白成》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，既是思想上的，也是艺术上的，使这部书具有了鲜明的特色、独特的风格。

丰富的知识积累，生活积累，是优秀作品产生不可缺少的条件。作家总是从他最熟悉的生活里摄取题材。姚雪垠童年和少年正赶上中国历史的交替时期，他亲眼看见了封建社会的风貌，亲眼目睹了官府杀人如麻，砍头、站笼、剖心、游街等。他的故乡河南曾是李白成义军活动过的地方，他对豫陕一带的习惯和方言非常熟悉；他还被“土匪”捉去过，并在那里生活了百多天。这对他写《李白成》，都是得天独厚的条件。再加上他“百家典籍罗胸际”，“史实民情俱在手”^⑤，写起来才能左右逢源，得心应手。

文艺之所以动人，是通过感情打开人们心灵的窗户。要想让读者激动，作者必须自己先激动起来才行。《李白成》就是作者用一支饱蘸着激情的笔来写的。“激动胸怀先自己，忽来浅笑挂双唇。”^⑥有了这种真挚的感情，才能“陈之精确，出之恳挚”，才能“因情立体，因体成势”，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。由于作者内心深处的激情，连“风云”、“战马”、“宝剑”等似乎也都有了爱憎的感情，读来催人泪下。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，感情是风格的灵魂。

作者广泛学习、借鉴了古今中外优秀作品的经验，“独临碧海朝精卫，遍借金针绣凤凰。”^⑦采用外国的良规，加以发挥，择取中国的遗产，融合新机，其中也吸收了戏剧、电影等姊妹艺术的某些特长。熔古今中外的优秀文艺传统于一炉，把炼出来的“钢”加在自己的笔锋上，以浓厚的民族色彩为基础，铸就了自己完整的，鲜明的独特风格。

“艺术探求初有悟，自成格调不随人。”^⑧作者这虽谦但深含哲理的诗句，启引人们勇于去探求，形成自己的风格。

①⑩见郭绍虞主编的司空图《诗品集解·苍浑》

②⑩俞汝捷：《“李白成”读后感》见《文汇报》79.2.18

③⑩姚雪垠：《“李白成”创作余墨》见《红旗》78.1

(下转45页)

最后，说两句题外的话。从今后实现文字改革、实行拼音化的角度考虑，确定“了”表示时态的语法意义，为它建立跟俄语中的完成体或英语中的完成式相当的概念，并根据其跟动词（形容词）结合的紧密程度而分为“后缀”和“句末助词”，这些倒可能是有许多好处的。

一九七九年三月初稿，十一月定稿

注：

①参看吕叔湘《中国文法要略》（中）161页，210页；王了一《汉语语法纲要》96页，99页；《语法和语法教学》中《助词说略》一文；陈望道《文法简论》83页，109页。

②《汉语语法纲要》断定只有整句或复句末尾的“了”才是语气词，避免了上面的“重合”情况，但这一来，任何一个复句的最后一个分句都不可能带有时态助词“了”。

这在道理上难以服人。

③内扩展式若再带“了”，则末尾两个“了”重复，这没有必要，只留一个即可。

④参看徐仲华《主语和谓语》50页；赵元任《中国话文法》中所列动词分类表。

⑤粗略统计了一下，《创业史》（第一部）中虚词“了”共用了三千五百多处，这类情形只有十五处左右，可见不是常例。

⑥参看赵元任《北京口语语法》（李荣编译）24—25页。

⑦主要对词典而言。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“了”字条。

（上接40页）

④⑪姚雪垠：《言志篇》见《诗刊》78.1

⑤湖北人民出版社《“李自成”评论集》214页

⑥⑩⑫姚雪垠：《题“李自成”第一卷原稿》见《花城》79.1

⑦鲁迅：《三闲集〈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〉小引》

⑧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卷四

⑨蒲松龄：《我曰园倡和诗、跋》

⑩茅盾《雪垠兄以春节感怀见示步韵奉和呈请指正》见《中国摄影》79.3

⑪姚雪垠：《抒怀、赠老友》见《光明日报》77.11.27

⑭卢那卡尔斯基：《论文学》71页

⑮姚雪垠：《题册子》见《上海文艺》78.7

⑯玛拉沁夫：《谈创作的准备》见《草原》79.3.

⑰郭小川：《针锋集》

⑲姚雪垠：《有感》诗见《西湖》79.9